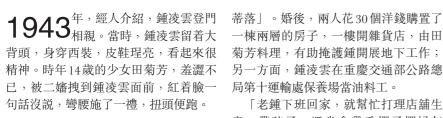
結婚四周年夫就義 收屍始悉共產黨員身份

有首歌唱到「因為愛情不 會輕易悲傷,所以一切都是 幸福的模樣……」但86歲烈 士遺孀田菊芳,憶起70年前 的愛情,不僅悲傷,甚至淚流 滿面。1949年11月27日,重 慶解放在即,國民黨反動派逃 跑前,製造了屠殺中共黨員和愛 國民主人士的「11・27」慘案

中共地下黨員鍾凌雲(田菊芳丈 夫)是罹難者之一,年僅26歲。田菊芳赴刑場為夫 收屍時,才獲知丈夫的眞實身份。更令田菊芳肝腸 寸斷的,是他們的愛情,就此戛然而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



少女相親一見傾心

婚後,鍾凌雲曾調侃田菊芳説:「第 一次見面,有個人敬個禮就跑了,都沒 看清楚。」 鍾凌雲沒看清田菊芳,但少 女卻一見傾心。

菊芳到田坎散步,指着田家附近的山坡 凌雲被捕中斷。 説:「這裡的陡坡以後都會變成平地, 用來修房子; 人工耕田和播種都會退出 歷史舞台,由機器代替。國家會慢慢強 大,人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鍾凌 雲的見識,讓只上過半年私塾的農村少 女瞠目結舌,更加仰慕。「老鍾説的, 今天都實現了,可他沒能親眼見到。」

田菊芳眉頭一皺,眼圈泛紅。 1945年10月11日,鍾田愛情「瓜熟

「老鍾下班回家,就幫忙打理店舖生 意、帶孩子,還常拿雞毛撣子撣掃灰 塵。」田菊芳説,婚後兩人感情很好, 鍾凌雲常帶她去「城裡」看電影、戲 給田菊芳聽,有時還一下寫幾十封信, 田菊芳便在旁邊貼郵票、封口。「舉案 年餘,兩人訂婚。當天,鍾凌雲邀田 齊眉、紅袖添香」的溫馨日子,直到鍾

丈夫與常人不一樣

婚後,田菊芳總有一事弄不明白,那 便是丈夫的行為舉止有些奇怪。有次洗 衣服,鍾凌雲口袋裡掉出一張紙條,上 寫着:「年輕人,要做就不怕,要怕就 不做,人活百歲都是死,只要死得有價

「你想死了?」鍾凌雲解釋:「為人民 忘的日子。 而死重於泰山,為法西斯賣命輕於鴻 毛。」田菊芳還是不解,但隱約感覺丈 夫跟旁人不一樣。

其實,田菊芳想不到,她早已成為丈 夫開展地下工作的「編外警衛」。每次 進城,鍾凌雲會見「朋友」竊竊私語, 甚至互傳小紙條時,他都讓田菊芳站在 一邊「放哨」;在家時,鍾凌雲總讓田 菊芳邀約朋友在一樓打麻將,他卻帶着 「朋友」、同事到樓上「開會」。

陪夫進城巧遇毛澤東

「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戴着一頂頭盔 式太陽帽;江姐穿着深藍色旗袍,套紅 色毛衣……」最讓田菊芳意外的是,跟 丈夫進城「玩兒」,竟然讓她接連撞見 了「一串」偉人。解放後,田才知曉, 當時丈夫帶她去的地方是紅岩村、周公

1949年10月11日,鍾田結婚4周年紀 念日,這是一個讓田菊芳不敢想亦不敢 見。

珍藏的影集。

本報重慶傳真

當天中午,鍾凌雲正哄出生92天的女 兒,保養場場長胡滌泉帶着一陌生人邁 進了家門。其後得悉陌生人是國民黨特

■田菊芳兄妹8個,與鍾凌雲結婚

好幾個弟妹都未出生。圖為田

「鍾凌雲,趕快走,去開個會。」胡 滌泉「哄騙」鍾凌雲出了門。適逢下 雨,鍾凌雲轉身回屋拿了一把雨傘,始 菊芳惴惴不安目送丈夫身影消失才回 身。但田菊芳沒看到,路的拐角處,赫 然停着一輛美式吉普車,鍾凌雲剛到車 前,便被兩名衝出來的全副武裝的憲兵 押進車裡,揚長而去。

是夜,鍾凌雲沒回家。田菊芳急得團 團轉,到處托人打聽,傳來的消息卻是 -鍾凌雲被關進了「新世界」看 守所。田菊芳,兩眼一黑,頭撞門框昏 死過去。想要探監被告知不行,只好托 獄卒捎了一床棉被、兩塊肥皂和兩塊洋 錢淮夫。

66年過去了,田額頭上的疤痕依然可

發明專利,創立的企業 被列入安徽省高新技 術企業,現正申報國

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玲傑、趙臣

美組合。潘國志的核心創業團隊共有三人,

他自己負責產品推廣和銷售,另外一人負責

企業管理、一人負責技術研發和創新。其

次,團隊在內地較早從事高頻無極燈研發和

生產,並獲得相關認證,其產品具有比一般 產品「用電省一半、壽命長一倍」的市場競

爭力。但潘國志亦坦言,他們的團隊目前還

處於創業生存期,隨着企業的做大,面臨的

風險也越大。他說,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創 業團隊來講,抵抗風險的能力依舊很弱,創

三人團隊三年未領工資

潘國志自安徽大學 畢業後,曾在工業

電氣行業工作。因

為業務上的交

集,他認識了擅

長企業管理的潘

超和一直從事環

保節能燈研究的

中國科學院教授季

曉東。2008年,三

人都認為「低碳環

業是永遠在路上。

合肥報道

作為從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常青街道「大學

生創業中心」走出的創客,80後的潘國志和 其團隊創立的安徽升降電器有限公司,生產和

五字遺言:「照顧好孩子」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但田菊芳卻 等來噩耗——鍾凌雲英勇就義的消息,白紙黑 字印在報紙上。

強忍決堤的淚水,田菊芳趕往歌樂山松林坡 刑場。「一路上我都在想,希望名單是錯的,哪怕 他斷手斷腳,我也會照顧他一輩子。」殘酷的事 實,擊碎了田菊芳的心。

松林坡刑場路邊,一口口棺材令人窒息,一件白 色襯衣和棗紅色毛衣映入眼簾,瞬間擊垮田菊芳。 兩件佈滿血漬的衣服,正是丈夫出門時的穿着。白 襯衣下擺處被7個槍眼打穿,後面則被打爛。田菊 芳攬衣入懷痛哭不止, 她哭決別時沒有和愛人道 別,兩歲半的兒子和不滿百天的女兒,亦沒能和爸 爸吻別。鍾凌雲留下的遺言,只有「照顧好孩子」 五個字,是托人捎來的口信。

特務告訴田菊芳、屠殺時、沒有打中鍾凌雲、起 身欲跑時,被補射了7槍。事後,特務發「慈 悲」,允許田菊芳把血衣帶回了家。

指戴婚戒 睹物思人

1990年,鍾凌雲遺骨才被移到重慶烈士墓安葬

為懷念鍾凌雲,田菊芳左手中指上一直戴着鍾凌 雲送的戒指。 直至後來,她嫁給曾任開國上將李達 的警衛員的第二任丈夫崔增海,亦不曾摘下,而是 一指戴雙戒,時常摩挲,睹物思人。

每年清明節和「11·27」,田菊芳都會在家人的陪 伴下,去看望生命永遠定格在26歲的鍾凌雲。田菊 芳説,只要還活着,就算爬也會爬着過來……



■田菊芳(中)在重慶園博園「先輩林」植樹,緬懷鍾

銷售額破千萬 申報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皖首個創業平台啟動

■無極燈生產現場 ○ 本報安徽傳真

「大學生創業中心」日前正式升級為「創客·夢空間」暨社會創 業園。作為安徽省首個「創客」創業平台,該中心將為創客們提供 「創意+創作+創業」三位一體的創業新模式。

該中心圍繞創客創意交流空間、創客需求諮詢診所、創客人才實 踐基地、創客資金支持通道和創客資源對接平台五大職能,着力打 造各類創客集聚,孵化創新型小微企業,培育社會組織、社會企業 和創業投資機構,並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

據創客空間負責人介紹,創客空間除了對創客提供空間與平台 外,還啟動「豆蔻智創聯盟」,目前已有15所中小學加入聯盟,通 過定期舉辦創意展示的方式,激發學生創造思維。同時通過建立校 校聯動、校企聯動等創客教育機制,也為更多企業提供創意亮點

▼在「創客·夢空間」舉行的活動 中,學生展示自己用廢舊材料製

無極燈是一種磁能燈,具有燈泡內無燈 絲、無電極,產品使用壽命達6萬小時以 上、發光效率高、寬電壓工作等特點。適用於 工廠車間、學校教室、圖書館、溫室蔬菜植物

無極燈

棚、大型商場天花板、運動場、隧道、交通複 雜地帶(路燈、標誌燈、橋樑燈)、地鐵站、 火車站危險地域或照明水下燈、城市亮化 泛光照明、景觀綠化照明等,特別適用 於高危和換燈困難且維護費用昂 保、綠色節能」是未來

貴的重要場所

2009年,潘國志三人團隊拿出積蓄湊夠 了啟動資金,正式啟動創業。2010年,因 為研發製造出產品,團隊註冊了安徽升隆 電器有限公司,並在當時合肥市郊的一個 「城中村」租了一間100平米的民房作為 辦公室。潘國志説,此前季曉東教授的科 研僅在理論層面,他們將科研理論轉化為 實際產品花了大半年時間,研發周期比預

決定創業。

銷售環保無極燈產品,去年年銷售額已突破千 萬元(人民幣,下同)。其團隊更擁有多項國家 ■潘國志講述其團隊創 業故事。 記者趙臣攝 **天** 國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其創業團隊 能取得初步成功,首先得益於團隊的完 期時間要長。

他介紹,前期的產品研發、訂單生產等都 花費了大量的資金,但並不是產品好就能立 刻打開市場。潘志國團隊在正式創業兩年 後,才有第一筆訂單,總金額不到兩萬元。 為了保證企業能正常運轉,團隊三人在創業 的前三年都未曾領過工資。在這期間,創業 的信念和家人的支持,成為他們堅持下來的 最大動力。

生意遇挫歎不如拾荒者

潘國志感歎,真正開始創業後,才知創業之 路的艱難。他回憶創業初期説,「我們生產的 無極燈沒有品牌知名度,大部分企業對我們這 類初創的小公司缺乏信任感,不願嘗試。」

一次出差推銷的感觸,潘國志至今印象深 刻。2011年,潘國志去蚌埠市工業園推銷產 品。當時正值盛夏,上午拜訪完多家企業, 他的襯衫是「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而且 多受冷遇,毫無成果。「工業園是新建的, 到了中午連賣盒飯的都沒有,也找不到休息 的地方,而下午還想接着拜訪企業。」潘國 志忍累挨餓,也只能毫無目的地在工業園內 走着走着,見到一處簡陋的工棚,裡面幾個 拾荒者,正在吃着飯菜、喝着啤酒。潘國志 説,那一刻他心裡滿是失落,自己的創業夢 想和豪情,在那一刻跌到最低點,覺得自己 發的大趨勢,經商議,他們 還不如拾荒者。

潘國志的創業團隊事業漸有起色,是在 2011年下半年。他説,當年6月份,他們搬進 了合肥市包河區常青街道的「大學生創業中 心」,由當地官方打造的創業平台,在推 廣、免息貸款等方面,給團隊很大幫助。同 時,亦大大增加了客戶對公司產品的信任 度。去年,潘國志的創業團隊實現了過千萬 的銷售業績。今年,他們有望實現銷售額翻

作的坦克機器人。記者張玲傑 攝

